

# “深潜”一生 深情一生

——纪念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百年诞辰

## 想“小我”少 想“大我”多

□ 彭洁

在我小时候，父亲总是很忙。

记得还在北京时，父亲平时和同事住在单位，周末才回家。每逢周末，父亲和母亲就会带着我和哥哥去公园划船、爬山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。夏天的时候，父亲还会带我去母亲所在的北京化工学院游泳。我会游泳就是父亲教的呢！

再后来，我很少有机会见到父亲，只听说他去了四川。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母亲便带着我们来到四川，本以为在山沟沟里就可以与父亲有更多的相聚时光，没想到也很难见到他。

由于不适应四川的生活环境，我经常会生病，缺了很多课，因此不会做除法题。有一天，父亲突然回到家里拿东西，发现我在家中，便问我做什么？我告诉父亲，正在学习除法。父亲无暇顾及，拿了东西就要走，走到门口却又回头说了一句：“你把乘法倒过来算就是除法。”门很快关上，他又不见了。

1970年的一天，909基地（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研发试验基地）的大喇叭里广播，“请大家都到广场上去开会”。我和小伙伴们也跑去看热闹。远远看去，发现父亲在主席台上。由于很久没有见到他，我急匆匆地跑到台上想跟他说几句话，他却催促我，“我们在开会，你赶紧下去”。下台后，我顿时觉得有些委屈，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。

我们家从四川搬到湖北武汉后，母亲曾带我在广东广州住了一段时间。返回武汉时，父亲到车站迎接我们，还特意做了一顿美味的年糕汤。他趴在我耳边，悄悄地说：“好吃的小秘密，就是要多放味精！”

我和父亲一起生活了60年，他从未告诉过我我应该怎么做，只是用行动影响我。

2017年，父亲获2017年度何梁何利基金“科学与技术创新奖”，奖金为100万元港币。当问到他有什么打算时，父亲当即表示不要这笔奖金。“你不要给谁呀？”我问他，父亲说给国家。“国家那么大，总得有个地方吧？”我又问他，父亲说给组织。因此，在拿到奖金的第一时间，我就帮他办理各种手续，将奖金捐献给了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。他看到奖金支票时，还一个劲儿地说：“给国家，给国家！”

捐完奖金之后，我开玩笑地向父亲说道：“老爸，你获得了那么多奖金，那么多的钱，分给我点，多好呀。”父亲却非常认真地说：“这个钱也不是我的，它是国家的！”听到这里，我特别感动，觉得父亲和祖父一样，他们心里想的是国家、是百姓、是“大我”，而不是自家的“小我”。

父亲在住院期间，对于他的身后事特意嘱咐了三点：一是不进ICU，不要进行毫无意义的抢救，那样会花费国家很多的钱；二是后事要简办，不要给组织添麻烦；三是把他的骨灰和我母亲的一起撒入渤海湾，不要占用国家的土地。

我曾经建议他把骨灰分成几部分，分别撒入渤海湾、大亚湾、红海湾和秦皇岛附近海域，但是他没有同意，说那样太麻烦组织了，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，只撒入渤海湾，那里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的地方。就这样，我的父亲和母亲在那片蔚蓝中永生！

（作者系彭士禄女儿）



1985年，彭士禄在406艇前留影。（作者供图）



20世纪50年代末，彭士禄与潘舜贞始妈合影。（作者供图）



彭士禄和女儿彭洁合影。（作者供图）



2012年6月30日，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处，彭士禄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采集者吕娜合影。（作者供图）

本版底图由AI制作

**编者按** 2025年11月18日，是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、著名核动力专家、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士禄（1925—2021）诞辰100周年纪念日。本报约请彭士禄的女儿，以及参加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采集者，讲述彭士禄的故事，带领读者感悟其不计较个人得失、勇挑重担、身先士卒的科学家精神。



## 十年缘起，三面之缘

□ 吕娜

院士的童年充满苦难与危险。作为革命烈士彭湃之子，他年幼时父母便已牺牲。他自己也因身份特殊，在20世纪30年代两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。第一次被捕发生在1933年，年仅8岁的彭士禄因叛徒出卖，与照顾他的“潘姑妈”一同被抓。在狱中，潘姑妈遭受吊倒吊、灌辣椒水等酷刑，却始终拒绝指认彭士禄的真实身份。彭院士曾在自述中写道：“几十位‘母亲’给我的爱抚，感染了我热爱百姓的本能。父母亲把家产无私分配给了农民，直至不惜生命，给了我要为人民、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。我虽姓‘彭’，但心中永远姓‘百姓姓’。”

第二件事情，就是他向我讲述建设核潜艇的故事时，总是滔滔不绝。彭院士表示核潜艇是集体力量的一次大胜利，他并不喜欢“核潜艇之父”这个称谓，认为自己只是核潜艇上的一颗“螺丝钉”而已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，他说了这样一番话：“在特殊时期，老虎都被赶下了山。只好猴子称王，我也被抬上了总师的宝座。”这说明彭院士内心一直保持着对低调、踏实等品质的坚守。

当时，彭院士已经记不清楚许多事情，但每当我与他谈起两件事情时，他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光芒。

第一件就是在童年时期给予他帮助的百姓，他会反复说出他们的名字，如“王禅妈妈”“山顶阿妈”，以及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护其周全的“潘舜贞姑妈”。时隔4个月后，我与彭院士见了第二面，有机会听他讲更多的故事。如果第一次见面已经消解了我面对彭

我便前行”的坚定行动。

1956年，在苏联学成毕业之际，陈赓大将代表国家征询他是否愿意改学原子能专业时，彭士禄的回答斩钉截铁：“当然愿意，只要祖国需要！”他随即转攻原子能动力，将个人的专业方向完全融入国家最迫切的需求之中。

### 第三次见面 为核动力事业保持无限忠诚

在第二次见面的一年后，我和彭院士见了第三面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。如今回想，我仍然满怀心酸与遗憾。

2013年11月18日是彭院士的88岁生日。虽然身体遭受着病痛的折磨，但是每当谈到深爱的祖国、深爱的核动力事业时，他总是强撑精神、满目含泪。

在核潜艇研制中，彭士禄以敢于决断而闻名，被同事们称为“彭拍板”。他的拍板并非凭感觉的冒险，而是建立在扎实的数据计算和实验验证基础上。他常说：“不要吵，做实验、用数据说话。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，我负责！”在1970年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提升功率时，突发剧烈震动和轰鸣，在场人员惊慌失措。彭士禄在众人主张停堆或降功率时，力排众议，果断下令“提升功率”。几秒钟后，共振现象消失，危机解除。这次成功的决策，为团队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。彭士禄曾坦言：“干对了是你的

们的，干错了我负责。”这种担当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团队士气，凝聚了集体智慧。

彭士禄的决策底气，来自对数据的极致追求。他家中保存着数百本工作笔记，分门别类、工整地记录着大量公式、图表和经济数据。无论是对反应堆物理公式的推导，还是对核电站上网电价的计算，他都坚持亲手核算，确保每一个结论都有据可依。即便年过花甲，他仍常常伏案至凌晨，只为做到“心中有数”。

作为一名核工业人，彭院士对国家和人民保持无限忠诚。他对自己没有一丝私心，将全部身心毫无保留地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。

时隔多年，我仍然记得2021年3月28日在北京送别彭院士的场景。天南海北的故人和亲友，不远万里自发来送别彭院士，送行队伍一眼望不到头。他们中有人白发苍苍，有人拄着拐杖，有人在翻看与彭院士的合照，有人手里拿着勋章和老物件。大家围坐在一起，分享与彭院士之间的点点滴滴。

这位96岁的核动力科学家度过了艰难的风雨历程，他对党的热爱与忠诚，对国家和人民的感恩与奉献，对事业的执着与追求，对工作的严谨与求实，将激励当代科技工作者继续攻坚克难、砥砺奋进。

（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、《核动力道路上的垦荒牛：彭士禄传》作者）